

三國志

第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四

631

+

2

631

†

2

第一百十七回

鑒山嶺鄧艾襲川

宗盛一氏寄贈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聽知魏兵十餘路入境慌引二萬兵守住劔關見塵頭向關前而來疑是魏兵將次到時一捧號鼓響罷能暗伏兵盡出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劔關養成銳氣併力一戰敵人可退矣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被一襲成都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峻非易取之地不必憂耳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



閬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
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
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離劍
關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
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也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
兵以致此敗有何理說平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
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

觀此人因此趕至關下又中其

計矣會大怒叱令斬之

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

所督之人不第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
晉公鈞今特求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告

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斷之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有人忽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尚久征邊疆于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諫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建功至此一日不自和睦必誤國家大事矣艾曰吾兒之言是也于是鄧艾雖然忍之心中尚怒乃引數十騎來見鍾會會聽知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遠接入帳禮畢艾見帳下兵士各不敢妄動甚有威儀艾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蜀人膽碎矣可

定策早取劔關會曰請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
會堅執求問艾答曰以愚意可引一軍從陰平取小路出
漢中德陽亭却襲劔關關西百里用奇兵衝之遂取成都
姜維必徹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劔關長驅大進全功必
獲矣會大喜曰旣將軍如此高明可引兵去吾在此專候
捷音二人設席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多人只道鄧艾
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眾皆聞言遂問其故會曰陰平
小路皆高山峻嶺安能進也若蜀將但以百餘人守其
險要斷其歸路此輩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
地不能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劔關却說鄧艾出轅門

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將軍與鍾會一般官爵將軍又是先輩何相輕耶艾笑曰彼倚功恃強也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之彼以庸才視也被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劔關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會笑艾不智却說鄧艾卽修書遣使馳報司馬昭其書曰

切見蜀寇失其漢中還守劔關宜遂乘之今遣精兵從

三國志
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關西百里去成都
二百餘里奇兵衝其心腹劔關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若劔關之兵不還則應涪城之兵寡矣軍志有
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謹此
上聞伏希照察

鄧艾發了密書乃聚諸將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
立功名于萬世若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
辭艾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
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艾選兵三
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被劄

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于顛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雖有些小人家。已逃竄而去。魏兵沿途下了數十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顛崖。不能開也。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行了七百餘里。選退二萬八千。只有二千到此。今幸過此。便是江油矣。江油漢之縣名。今屬保寧府。雖死何慮哉。乃喚諸軍曰。汝等非是吾軍也。乃吾弟兄耳。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輓將下去。艾取

鹽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鹽衫者裹身滾下無鹽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親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艾觀訖大驚慌忙再拜其碣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遂遣人立武侯廟于山下。後人有詩曰。

當年鄧艾襲西川。曾把陰平石。逕穿越嶺雄兵齊貫索。臨巖大將自披衫。五丁破路應難及。三國論功合讓先。漢祚將終須換主。直饒山向上摩天。

又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猿鶴飛騰尚快危。鄧艾裹氈從此下。分明諸葛已先知。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近聞武侯在日。曾發一千兵守此險隘。後主廢之。又深感不已。乃與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卽死。須當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而已。于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鄧艾深入陰平山谷七百餘里逕取江油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聽知東川已失雖有準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關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于我何事其妻又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于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其妻大怒唾邈而曰汝爲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任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耶馬邈羞慚無語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馬邈先懷甘逆阿...妻一語盡忠謨堪嗟此婦能全義
愧殺人間大丈夫

忽有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
一擁而入城矣邈大驚慌出降艾拜伏于公堂之下乃泣
告曰有心歸降久矣今幸見乞將軍恕罪願招城中居民
本部人馬盡皆降之艾遂收江油軍民于部下調遣乃加
馬邈爲鄉導官忽報邈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邈以實
告之艾感其賢令厚禮葬畢親往祭之魏人聞知無不嗟
歎後人有詩贊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

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
克涪城此時城內官吏軍民疑是天降盡皆降之蜀人飛
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
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後主又宣師婆問時正不知何處去
了靜軒先生觀此有感遂作詩曰

蜀邦將歿憑黃皓宋室臨危信郭京左道憮人爲國戒
皆因方寸理難明

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後主設朝
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

陛下可宣武侯之子計議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自幼聰明尚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于是後主聞卻正之言乃與多官曰非令光之薦則寡人忘矣卽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寡人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稍安卽撥成都見在兵七萬與瞻瞻留一萬兵守成都辭了後主整頓軍馬尚書令黃崇言曰將軍休待兵足可宜速去若稍遲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慢倘魏兵一度綿竹平坦之地難以迎敵若不先去涪城
據住險要極難退矣瞻叱之曰吾受先人遺書豈不知用
兵之道汝勿多言崇出而歎曰國家顛危斯人亦難保矣
瞻齊備了人馬乃喚諸將曰誰敢爲先鋒耶言未訖一少
年將出曰父親旣掌大權兒願爲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
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
遂命尚爲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
求馬邈地理圖邈呈上艾視之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
山川道路開狹險峻一一畫寫分明艾看畢大驚曰若只
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

維兵到吾與鍾會墊背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慢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于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鼙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前一小將挺鎗縱馬而出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諱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手將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收兵

退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怯然而還，以致大敗。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安可退耶？汝等見假偽者，就退，以致敗亡。當速斬之。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乃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爲先鋒。艾大喜曰：無名下將，便可破之。師纂曰：未知虛實，不可速行。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有何疑慮耶？汝二人再不取勝，決然斬之。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

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士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鄧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敢見責。艾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業。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也。」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得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王霸。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道已終。艾

奉天子之命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止有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有照鑒

諸葛瞻看畢狐疑未決其子諸葛尚在側問曰父親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何爲而降乎尚曰見見父親有三顧之意容魏使入寨與之相見一也得其書而審來意二也見封瑯琊王而不怒三也瞻遂扯碎其書曰吾不及其子也

此所以答

此言口三

候之恩也

笑

弟兒子好

孫子

也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回魏營見了鄧艾艾大怒卽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方能勝也艾從之遂令天水太守王願隴西太守牽弘徵兩軍于後

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卽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于是魏兵一齊喊罷。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無計可施。尚書張遵言曰：「將軍何不發使于東吳求救耶？」瞻遂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去了。和逕到東吳。見了吳王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王看罷。與丞相濮陽興曰：「旣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而不救？卽令大將軍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

是忠臣
是孝子
是慈孫

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與眾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諸葛尚與張遵守城瞻自披掛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徹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眾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于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掛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荷國厚恩只因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上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蒼天有意絕炎劉漢室江山至此休諸葛子孫皆效死

成都卿相盡添愁智謀雖不扶危上忠義真堪繼武侯
古往今來多少淚行人哀怨哭墳丘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
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死戰不脫力窮
勢孤而亡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未知
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梁溪葉仲子謹曰諸葛瞻三顧不差也昔日先公曾
受先主三顧之恩今日不得不答之耳一笑一笑二
人言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如何便死不禁熬煉大不

人言諸葛孔明尚父子收何則我不禁然歎大不
受求主三顧之恩今日不許不容之其一笑一笑二
采劉葉中子謂曰諸葛孔明二顧不美也昔曰夫公曾
不辭荊楚之勞忽而
昔何且雖不回公執
楚而子父因州將了
二人各持一軍蜂出
登艾對其悲陳父子
占卦今來多少知許
人悲哭聲直
火飛帆林盡悉悲聲
臨下井以土出送其
舉樂元封

第一百十八回

蜀後主與觀出降

却說後主在成都聽知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云
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
各逃生命後主大驚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
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險
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後主便欲南奔光
祿大夫譙周諫曰不可南奔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
若殺之必遭大禍文武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
以殺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

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則辱一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今吳未賓勢不得不受禮不得不屈若陛下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安黎民若使投東是下策矣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然譙周見事急復上疏爭曰

光祿大夫

臣

譙周切惟陛下以北軍深入有欲適南之

計臣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偏之窮乃幸從後供官職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

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致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
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
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逼于郎欲棄還
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
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
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逐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
深易云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
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

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好見子

後主從譙周之諫欲出降時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當斬此賊臣請出戰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卽北地王劉禪六子劉恂七子曰璩共十子惟禪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弱後主與禪曰今天下皆議可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禪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末嘗干預政事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

行不火
是所人

切判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

帥皆在劍關若知魏兵

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

功豈可聽腐儒之說輕

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

小兒豈識天時也諫叩

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

後主不聽令近臣拖

下殿階諶踴躍大哭曰吾祖公公

亦容易創立基業今一

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靜軒先

生有詩歎曰

後主庸才信淺諫不思守國欲降
雙鬢當時若聽親兒語

未必山河掃地休

後主令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
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

馬都尉鄧良同周齋王璽來雒城

即涪城

請降時鄧艾每日

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時張紹等

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于階下呈上降款王璽艾并降

款看之款曰

降

臣

劉禪謹致書于征西將軍麾下切聞杯勺之水終

歸江河燕雀之徒必棲梁棟念禪等限分江漢遇值深

遠偕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遭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

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

密溫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不德暗

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順

憑他什麼
樣祖父少
不得有這
等子孫什
麼要緊什
麼要緊不
知幹些本
事好

之救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乖而順以從命輒救羣
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
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
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
馬都尉鄧良奉齎璽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救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乞將軍照察

鄧艾看畢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艾作書與
紹等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還還成都入見
後主呈上回書細言相待之事後主拆封視之書曰
鄧艾竊謂三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其主此

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發逮漢魏受命而王者
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
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
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主明哲。宰相忠賢。將比
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以聞嘉饗。果煩來使。告以
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
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興觀。皆前哲歸命之典
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
義乎。相會在即。先此布文。艾再拜。
後主看畢大喜。卽遣太僕蔣顯齋。敕令姜維蚤降。遣尚書

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
將士十萬二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千斤錦
綺絲絹各一萬匹餘物在庫不及其數擇十二月初一
日君臣出降此時北地王劉謐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
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謐曰魏兵
將近父王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
先死以見祖公公不屈膝于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
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謐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
王死事父妾死事夫其義皆然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
觸柱而死謐將三子殺之并割妻頭提于昭烈廟中伏地

而哭曰臣之肝膽祖父盡知羞見基業遂與他人故先殺其妻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間無不哀痛後史官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何特少忠良
可惜西川土堪嗟北地王
哭聲聞四遠血淚灑千行
妻子先誅絕來朝漢已亡

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乃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萬乘之主而屈于

寇讐效匹夫賊人之見恐耻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
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
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蹕
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落項羽手者屢矣而卒能
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川兵孰與項籍
綿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
后之爲楚虜况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開降大驚將
士奮怒至拔劍砍石勢雖敗而人心猶思奮何獨徇一
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賊人之見而遽爲亡國之舉彼周
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孔子所謂

三國志
一
一言而喪邦者歟使是時復有若北地王誾者出力爭
于朝指畫利害斬周以繫鼓君臣一心帥厲將士背城
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
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而縛輿輓出北門十里而
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輓並車入城靜軒先
生有詩歎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
姜維空有濟時才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
滅漢未聞鍾鄧死一朝功業總成灰

于是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艾拜後主爲驃騎將軍太子爲奉車都尉諸王皆爲駙馬都尉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艾聞黃皓奸險欲捉來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是日漢亡後史官有詩歎曰

憶昔婁桑起義兵縱橫萬里誓中興南陽聘得忠臣出西蜀方能霸業成列耀煌煌沉渭水雄師暗暗度陰平君臣自縛同興轡今古令人憶孔明

後史官又歎後主惑于宦官黃皓以致國亡詩曰

新哀請命拜征塵蓋爲當時寵亂臣五十四州王霸業
等閑拋棄屬他人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
君素絲無常惟所染之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
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于禮爲違又國不置史
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矣其靡書諱葛亮雖達于爲
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歿後茲制漸虧優劣
著矣

鄧艾取了成都遣人入洛陽報捷去了自此且說太僕蔣

尚有生氣

顯到劔關入見姜維傳後主救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
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
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
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
漢室也衆皆求問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鍾會鄧艾大爭功

却說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維請蔣顯同其消
息顯曰鄧艾坐據成都今主上降敕使各軍倒戈卸甲盡
已歸附維大喜卽于劔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
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勝等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

是有所
議者

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
今日至此猶爲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會顧
左右曰據伯約之才真乃中州之名士公伏太初等皆不
能及也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
之盛皆將軍之力維甘心事之如鄧士載決以死戰安肯
降耶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此時鍾會
中了姜維之計不收維印仍令照舊領兵維甚暗喜遂令
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
頌等各領州郡又于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
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有今日耳如

遭吳漢之徒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艾又曰姜維只是一時之雄兒也強與吾相持故致此窮耳衆皆稱頌邵艾之德艾甚喜之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人齊赴洛陽晉公司馬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兵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爲軍旅要用竝造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待劉禪以致孫休

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于
向化之心不勸五權停留須來年冬月比爾吳亦足平
今卽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
塢爲之官室爵其子爲公卿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
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降詔封艾詔曰
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
主稽首係頸歷世通寇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
雲徹席捲蕩定已蜀雖自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
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

太尉增邑二千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日下施
行欽此

鄧艾受詔已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曰確曰
昨觀此書中之事須當報奏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吾計行矣如何阻當遂又作書就令來使賁赴
洛陽此時洛陽小兒謠說鄧艾欲反朝中亦言艾有不遵
晉公之命不受天子之詔不久反矣司馬昭愈加疑忌忽
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以
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

宜蚤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
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
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慙與心腹人計議曰今鄧艾倚仗功勞
妄自尊大任意行事反在卽目矣如之奈何賈禰曰主公
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大喜遂遣使賈詡封會爲司徒就
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會接了密詔拜伏讀之詔曰

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逆逸蜀之豪帥

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此所降誅動以萬計全

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

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施行

鍾會受封畢設宴相待使命回訖會請姜維計議曰鄧艾

功在吾之上又封大尉之職吾深恨之今司馬公議艾必

反故令衛瓘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

鄧艾出身微賤幼與農家養犢長甚貧窘非名門世祿之

子也不識大體今僥倖自陰平斜逕攀木懸崖魚貫而下

方能成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之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

相拒于劍關艾安能成功耶今欲封後主爲扶風王乃大

伯約的是
是八字字
終着鍾老
此處

用約忠智
不在孔明
之下

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而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
喜之維暗喜曰漢室興矣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
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艸
廬時以獻先帝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
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哉會大喜
指問山川形勢維一坐言之會稱謝曰當以何策除之維
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
討之二舉而可擒矣會卽遣人賁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
權恣意行事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朝中文武皆驚會又
令人于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意十

蜀志

分悖逆之辭。却說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自欲入川討艾。當晚昭回家。其妻王氏聞知。諫曰。會見利忘義。好生事端。寵過必亂。不可深信。昭笑曰。吾豈不知耶。次日先遣人到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請魏主曹奐。駕幸西川收艾。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也。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實爲會耳。悌笑曰。悌已知之。故相問也。此言切勿泄漏。昭曰。吾自以信義待人。人必不負吾也。遂提大兵起程。于是賈充亦疑鍾會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吾

到長安自有明自此時衆官皆稱昭有海量早有細作報
知鍾會說昭曰至長安會慌請姜維求問收鄧艾之計未
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譙周降詞太不成人把玄德孔明一生銳氣挫盡無
遺可恨可恨雖然誰家沒此結果此亦盈虧之定理
不必詫也○鄧艾真心幹事而鍾會忌之于外司馬
昭忌之于內且昭復忌會也適爲伯約地耳丈夫幹
事自有赤心而爲忌者擾亂若此噫可恨矣英雄之
心安得不以此也哉

第一百十九回

姜維一討案三賢

却說姜維與鍾會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若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此正道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瓘手下人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夷其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得見檄文者皆拜于衛瓘馬下此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

艾父子艾大驚。下床來。瓘縛于車上。其子鄧忠出問曰。
何爲亦被捉下縛于車上。艾手下將一齊趕來。擒時艾叱
之曰。詔書在此。妄動者夷三族。鍾司徒大兵便到也。衆望
見塵頭起處。哨馬蚤到。各棄兵器而走。鍾會兵至。會大責
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以馬鞭撻其首。姜維亦罵曰。匹夫
不立功名于萬里。耶。艾亦大罵之。會令送赴洛陽。會入
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與姜維曰。吾今日方赴
生之願矣。維曰。明公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
皆公之力。今復人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
保全得乎。大韓信不背漢于搗。振以見危于旣平。大夫

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豈暗主愚臣
利害之使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泛舟絕迹登蛾蜎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笑曰君言
遠矣吾年方匹兒○正欲立功名于萬世耀祖宗于地下豈
可效陶朱公維曰其他明公智力所能無煩于老夫矣會
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耶二人自此每日商議用兵之
策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欲使社稷危而
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再興漢室矣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
報晉公司馬昭大兵屯于長安先有書到會接書其書之
意云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于長安相見在近以此

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
引兵來是疑忌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必死豈不
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
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立可作太后有遺
詔教伐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才可席捲中原
也會曰伯約當作先鋒富貴同享之維曰願效犬馬微勞
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上元令節于故宮大張燈火
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
諸將宴飲至三更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
后臨亡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弑君大逆無道蚤晚

欲篡大魏天下。命五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括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只得從之。畫宇已畢。會乃困諸將于宮中。嚴兵守之。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填之。時有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手下舊人也。烈送建事會。建聽知此事。密告烈曰。鍾司徒掘下大坑。又取白棒數千。但有不允興兵者。打死填之。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家勿憂。某敢爲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

傳邇會素納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
事託汝休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
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到胡
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一時遍示諸營知之
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
曰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時有監軍衛蘄深喜胡
淵之謀卽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
說鍾會請姜維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因此驚覺維
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會大喜曰器仗已備放諸將
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狀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

北。陣。心。疼。
是。蜀。寒。也。
是。漢。疼。也。
索。何。

會從之。欲給鎧甲與維。來發魏將。維忽然一陣心疼。昏倒
在地。左右扶起。忽報官外有洶洶如火之狀。會欲令人
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畏兵到。維方甦醒。維曰。此必
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人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諸
將上宮。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官外四面火起。城上
矢石如雨。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城上
亂箭將會射倒。先梟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
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言畢自刎而
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
所。以待王命。魏兵互相爭鬪。維腹其膽大如雞卵。瓘不能

禁止各軍要報讐。盡將姜維鍾會妻子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蚤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日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出時，被田續一刀，鄧艾父子死于亂軍之中。此乃姜維一計害三賢也。後史有詩歎曰：

後主長降獻蜀川，天下安得計謀全。
鄧艾遭刑鍾會死，

姜維一計害三賢。

詞好

又史官因鄧艾蓋世功勲而死于非命有廟讚詩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
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冤遠漢江雲

又史官有鍾會廟讚詩曰

漢時良將後幼作秘書郎當世誇英俊時人號子房壽
春多贊畫蜀郡逞軒昂不學陶朱法遊魂返故鄉

又史官有姜維廟讚詩曰

涼州誇上士天水產奇才曾得高人授親傳秘訣來中
原曾九代爵位顯三台隻手扶西蜀傾危可痛哉

又史官評鍾會鄧艾詩曰

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濟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
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
禍難變如機發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鄧艾矯然強壯
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知遠乎諸葛恪而
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自論者也

後裴松之辨姜維曰

盛○之○譏○維○誠○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旣○造○劍○閣○維○與○諸○
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
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旣○敗○成○都○旣○潰○維○
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

不能奮節綿竹擁衛其王非其理也。曾欲盡坑魏將以
舉大事。授維重兵。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
殺會復漢。不爲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
有差牙。而抑謂不然。穀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
之愚闇哉。

邽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死于亂軍之中。師纂破
分其屍。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戰敗被魏兵所殺。軍
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
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此時軍民安堵。秋毫無犯。
乃遷後主赴洛陽。而君止有尚書令樊建。待中張紹。光祿

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殿中督張通等數人跟隨廖化董
厥皆托病不起後皆憂死未知後主遷洛陽若何且聽下
回分解

司馬氏復奪交禪臺

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大將丁奉見蜀已
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與吳王孫休曰伏惟吳
蜀乃唇齒也成都失守社稷傾覆臣以艸茅竊懷不寧陛
下聖仁必垂哀悼臣料司馬昭必篡魏吞吳乞陛下深加
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益州
牧守川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以防魏兵又沿江

一帶屯兵數百營命大將丁奉總之建寧太守霍戈聞成
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旣漢主失位何不
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後主安危若何若後主納
降魏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也萬一危辱吾主我
等守城以死拒之何謂速降耶諸將聽罷亦各切齒忽報
後主已赴洛陽面君去了戈大怒便欲起兵劫之諸將曰
蜀已無主不如請降爲上戈從其言遂作表遣人詣洛陽
而去却說後主劉禪至洛陽人內見魏主曹奐拜伏殿下
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之曰汝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
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後主旣失國

紀辛蚤歸降宜赦之近臣奏建寧太守霍戎有表魏主展
開於御案同晉公視之書曰

漢建寧太守霍戎率六部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
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

晉公看罷歎曰蜀有此等人物真忠臣也卽赦後主之罪
封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匹奴婢百人子劉
瑤及羣臣樊建譙周卻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
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次日後主

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

夫主是個
樂菩薩
世人不可
識也反
情

蜀官感傷。獨後主喜之。昭令蜀人扮蜀樂于前。蜀官盡皆
墮淚。後主嬉笑曰。若酒至半酣。昭與蜀官曰。人之無情。乃
至于此。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久矣。何況姜維乎。乃
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
起身更衣。卻正服至。廂下曰。主公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
再問。可泣淚答曰。先人坟墓遠在岷蜀之地。其心西悲。無
日不思。晉公必放主公歸蜀矣。後主記之。入席。酒將微醉。
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一一言之。欲哭無淚。遂閉其目。
昭曰。此乃卻正之語耶。後主閉目篤視曰。誠如尊命。昭及
左右皆笑之。昭因此大喜。後主誠實。并不疑也。靜軒先生

有詩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欲立爲王此時魏主曹奂
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皆由司馬氏爲之昭有爲王之意
故使大臣以天子爲名遂請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謚父
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
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
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弟昭甚愛之因
司馬師無子過房以繼其後昭嘗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

下也于是馬昭受封晉王欲立司馬攸爲世子山濤諫
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是昭心腹之人
進言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
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
代立少多致亂國王上可宜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
世子官帶中撫軍大臣又奏曰當年襄武縣日當卓午天
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
衣裹黃巾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
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似此乃王
上之瑞也王上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昭心中
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患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
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
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
事皆在晉王也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
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爲驃騎
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謚父爲文王遷葬已畢炎召賈充
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
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祚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
此言乃明教曹氏爲天子也炎曰孤父王上比曹操何如充

曰文王輔

已歷三世與操不同也炎曰何爲充曰操雖

功蓋華夏下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子不繼承大業差

役甚重東西

驅馳無可寧歲後宜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

施德天下歸心矣文王扶危除暴功蓋萬世以封王號故

不同操耳炎曰丕尚紹漢統孤豈不紹魏統耶賈充裴秀

二人并拜而奏曰王上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禪臺布

告天下以卽正位何不美哉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

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

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奐

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又不能論道武

亦可爲
漢家吐
氣

不能經邦。何不讓才德者主之。與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倚仗漢相之資。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若行此事。乃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本有何不可。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于殿下。與泣淚跪告。炎起身下殿而去。與與而充裴云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

矣陛下不可逆之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
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人情陛下可保無虞也與從
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旦與親捧傳國璽
立于臺上大會文武後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事
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與下壇具公服立于班首
炎端坐于壇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
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
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

名臨此

至此

一笑

一笑

可卽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爲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
止當時起程非宜詔不許入京與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
哭拜于奩前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矣見孚如此
封爲平王太宰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俱拜於臺下
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大赦天
下置立諫官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後史官有詩
歎曰

獻帝稱臣輦路傷咸熙又見拜君王金墉城外山河舊
受禪臺前草木黃魏國規模如漢代陳留踪跡似山陽

一還一報皆天理今古令人笑幾場

史臣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兒傳以人器何託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惠夙成好問尚詞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遜而禪遂享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加焉

宣帝司馬炎追謚祖司馬懿爲宣帝伯父司馬師爲景帝父司馬昭爲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

三國志
帝司馬昭是爲七廟也大事已定日每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或言後主喜魏樂不悲蜀樂不思蜀誠如尊命等以爲庸才余謂此皆種菜失筈之故智也未可知

老瞞奸如鬼蜮濟以曹丕小奸做成受禪之臺彷彿唐虞故事欲以欺誑天下後世也誰知四十年後乃爲司馬炎作一榜樣乎山陽陳留毫髮不差謂無天理否也讀史者至此亦可回頭作好人矣你想亂臣逆子有何利益乎哉

第一百十四

羊祜 中薦杜預

漢永安七年吳王孫休抱病不能言乃手書召濮陽興入
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王把興臂手指資託而卒興出
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爲君左典軍萬或曰資幼不
能專政不在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孫布亦曰皓才
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
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
迎皓爲君即字元宗太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
月卽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爲豫章王追

對個誤事
太后

漢陽興死
不足惜

謚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加丁奉爲左右大司
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大小失望
漢陽興與張布諫之吳主怒斬之夷二人三族由是廷臣
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立陸凱萬或爲左右丞相
造照明宮大興土木文武入山伐木費用無度陸凱上疏
諫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
旣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
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
童謠云寧飲建康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康死不止武昌
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而有露根之漸

劉家聽了
即婆壞了
孫家又
術士
如何不

千古至言

官吏爲苛擾莫之或恤太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
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
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科
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覽疏畢雖
是不悅以其先朝老臣特優容之吳主又召術士尚廣令
筮蓍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
當入洛陽吳主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王納卿之言分
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孤欲兼并
漢土以圖後主復讐當取何地爲先華覈諫曰伏聞成都
不守外州傾崩今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

安吳民。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吳主大怒曰。孤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歎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遂隱居不出。於吳主召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川口。以圖荊州。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非州。與衆官曰。昔先帝既平西蜀。鄧征西議欲順流襲取東吳。先帝不從其謀。縱之爲暴。今來侵犯境界。當如之何。司空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荊州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

好個有用
將軍好個
風流主帥

識貨

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卽降詔遣使到襄陽，宣罷天子之詔。羊祜領却聖旨，相待使命回去，整點軍馬，預備迎敵。時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看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因此軍士皆敬重之。一日戰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說，吳兵皆荒懈，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以陸抗爲小覷耶？」人足智多謀，日前吳王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却乃全師而回。吾亦不能及之。

晉人風流
將帥無不
如此可仰
可仰

今孫皓善能用人令此人爲將我等只可守之候其內有
變則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輕進此取敗之道也吾自有量
汝等勿再言衆將服其論只是守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
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
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越其境陸抗望見之嘆曰羊將軍
兵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
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皆悅服來報陸
抗抗召進來人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
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每恨無因送來今
付與汝同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

的是一對
風流將軍

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啫携酒去了。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旣施德於我我寧可無醉之乎。衆人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告之。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急止之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次日羊祜升帳無事。衆將方信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來人見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口主帥卧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付與服之。來人帶藥回見抗。抗即令人持進。衆人驚曰羊祜乃是吾仇敵。此藥必

非善將軍豈宜服之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汝衆人勿
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爲德我專爲
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衆將領命忽
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別無甚言惟令
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
來奏使人辭抗先行抗即寫疏章遣人賁到建業近臣呈
上吳主拆觀其疏曰
今陛下不務力農富國審交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
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
計士卒凋瘵危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佞。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況今克獲不補所喪哉。

吳主覽疏大怒曰。孤聞汝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由是吳主自改元建衡元年。三年後又改鳳皇元年。這幾年恣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見皓無道。三人苦諫。皆被殺之。靜軒有詩嘆曰。

吳運將衰社稷荒。故教孫皓害忠良。羣英四十皆誅戮。何不知機効子房。

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鉄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柰何却說羊祐聽知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之洛陽請王伐吳近臣進上表章晉王司馬炎開視其表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其功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二

夫荷戟萬夫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
逕至成都漢中諸臣皆身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
不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
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
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于此際乎一四海而更阻兵
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
梁益之兵水陸並下荊州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
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
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
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

數千里所敵者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
疑于領士困于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
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
知也其俗急速不可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
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
長入短非我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
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可必克矣

司馬炎觀訖大喜便令興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以
爲不可炎因此不行祐聞止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
者十常七八今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至咸

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邪之
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矣若
皓不幸而歿若更立賢君陛下不能得也炎賜祜坐于左
側而問曰卿何以知之祜曰孫皓若亡羣臣更立一人爲
君施恩布德深得民心據長江之阻陛下雖有百萬之衆
安可窺乎炎大悟曰卿可提兵一伐若何祜曰臣年邁多
病不堪領此職陛下選智勇之士可也炎起身稱謝祜辭
炎而出炎命祜乘王輦歸家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晉帝
司馬炎車駕幸祜家問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
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

日誰可繼卿之志祐曰臣凡薦人於朝卽便將奏稿焚之
只恐人知也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不令人知耶
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炎嘆曰此正直大
臣也祐含淚而告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
堪可重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言訖而亡晉帝司馬炎放
聲大哭上輦而回宮中文武多宦無不流淚後以引管鮑
故事有詩以贊羊祐曰
羊祐病中推杜預叔牙因內薦夷吾古來四海英雄輩
箇是男兒識丈夫

晉帝炎以祐之亡垂淚終日勅葬高阜贈太傅鉅平侯卽

詩大可

日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南州百姓開羊祜
身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兵將亦皆舉哀襄陽人思祐存
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
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後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
酷似當年墮淚人

妙人
有不喪
國之
理

咸寧五年冬十一月晉帝降詔分道伐吳此時吳王皓每
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遇宴罷之
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
益州刺史王濬遣人上疏請上伐吳晉主視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某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今決意伐吳即欲出師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緩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鎮南大將軍杜預上表爭曰

賊之計窮方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

也向所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財之
慮臣心實了不敢以蒙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
晉主見表猶懷疑未決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棊消
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復表也表云

往者羊祜不傳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
于無功矣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
不出已功不在身亦由特思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
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有中止孫皓怖而生計
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

子于料敵
不能自
也
可恨

其表著著
了然張杜
當有關節
來可知也

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棊枰歛手奏曰陛下
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等之言洞見利害孤復何慮焉即
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
鎮東大將軍琅琊王司馬仙出滁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
江油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
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
戰船數萬艘又令賈充爲大
都督假黃鉞以冠南將軍楊
濟副之出屯襄陽節制諸路

人馬充奏曰臣年耄衰

帥之任晉主曰卿若不

行朕當自出充不得已辭策而行早有消息報入東吳近
臣奏曰晉兵大勢水陸並進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
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
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
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軍師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
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
悌引兵入城去了皓退入後宮面帶憂色有幸臣中常侍
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
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

日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船盡爲粉碎矣皓大喜遂求其計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濬計取石頭城

却說中常侍岑昏奏吳王孫皓曰江南多鉄可打連環索
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
截之再造鉄錐數萬長丈餘置于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
逢錐則破豈能飛渡江也皓大喜卽發工匠于江邊連夜
造成鉄索鉄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喚
牙將周旨受計汝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艦暗渡過江夜襲
樂鄉多帶旌旗於山林之處立起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

處舉火首領兵去了。夜渡大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言未了。孫歆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于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于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

左夫語杜
將軍這長
一段好左
傳也

城走被伏兵提往來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
之遂得江陵於是浣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
賁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攻武昌武昌亦
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
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任可俟來冬
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
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有着手處也可乘
勢而取建業遂遣人來會諸將一齊進兵此時龍驤將軍
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不可當其銳也人報濬曰吳人造
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鉄錐置於水中如此準備濬大笑遂

是對手

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木爲人被甲執杖立於過圍順水
放下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
又差慣熟水手於筏上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
麻油灌之在船前行但遇鉄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
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後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王濬戈鋌發上流武昌洪業土崩秋思量鉄索真兒戲
誰爲吳王畫此籌

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
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
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

何日東吳
象今
地

也。勝張承
但一人粧
點光景不
然全不成
世界矣

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待之誠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
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
東吳危矣，何不去之？悌曰：國家將亡，賢愚共之。今若君臣
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靚曰：存亡自有天數，非
公一人可支吾也。何故自取其死？悌垂泣曰：仲恩，今日是
我死日也。吾自幼食吳祿，今位至丞相，得其死矣。安可求
生，以遺不義之名耶？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却
欲揮兵抵敵。晉兵立於晉園之周，首羅尚首先殺入吳營。張
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一刀斬之。吳
兵四散敗走。靜軒先生有詩贊張悌之忠曰：

顛危國祚勢難支江左全收大將旗張弼死忠懷食祿
爲臣到此是男兒

又贊沈瑩詩曰

勝敗兵家未可期當時誰爲整戈時沈公之死輕如葉
留取芳名厲後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
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吳地未可即定方值夏月下濕吾
兵深入疫疾必起宜召軍還以爲後圖衆臣皆言未可輕
進獨張華爭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
皓必虜於殿下矣陛下若不自堅徒廢前功晉主未及應

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勩困弊其衆雖
腰斬不足以謝天下。炎曰此是吾之意華但與吾同耳何
必爭辨。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意固爭宜急進兵。晉
主遂無疑竟下征進之命。王濬等得上命到水陸並進。風
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飛報吳主皓皓大驚失語殿中數
百人叩頭告曰今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
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
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悞國內一
人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皓曰且將此人爲奴
可也。衆皆入官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於是陶濬奏曰臣

以蜀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具
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
下江迎敵二入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吳兵旗幟皆
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
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
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
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
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
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人報孫皓皓欲自刎
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効安樂公劉禪

平皓從之亦備輿觀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濬
自扶起以釋其縛諸將皆喜濬請皓入軍中以王禮待之
皓將輦綬并圖籍盡皆納下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孫皓荒淫社稷休臨危俯首作降囚祖宗基業輕歸晉
其受長安歸命侯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
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
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十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
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
戰自潰琅瑯王司馬仙井王戎大兵皆至已見王濬成了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羊祜傳

大功心中忻喜。次自杜預亦至。人病三軍已畢。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此時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王濬表爲金城太守。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主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羣臣默然。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尉職。分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後人讀史至此。有千古詩曰。

君王城上豎降旗。十萬雄兵近漢湄。食祿有人輕舉議。臨戎無主重行持。吳侯宮殿青蕪沒。討逆墳陵碧草迷。往事窮退多少恨。江山依舊物遷移。

却說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行至洛陽時太康
元年夏五月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
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
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
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思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
甚愧帝命設筵勞賞吳之君臣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
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天下大
定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皆封賞後史官有詩嘆
東吳曰

憶昔孫堅創業時東南王氣一復江湄龍盤虎踞纔安穩

丕獻芳髦纔及與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
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鄉王侯公爵從根苗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兩足三分已成夢
一統乾坤歸晉朝

起自蜀後主延熙十九年丙子歲至晉武帝太康元
年庚子歲首尾二十五年事實

總評

到今日不獨三國烏有魏晉亦安在哉種種機
種筭計不足供老僧一餐也哀哉哀哉然則
則前車也爲後車者鑒之可不復覆也



